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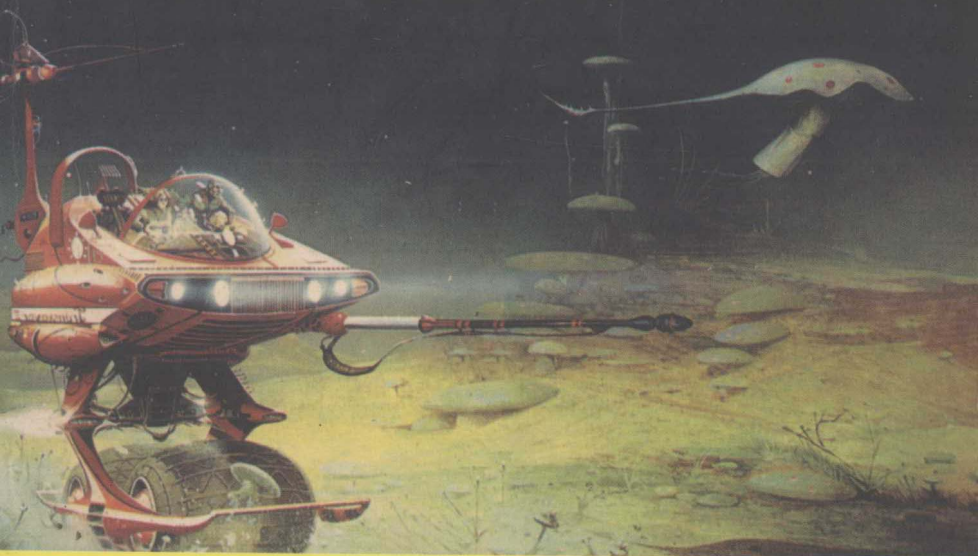


莫仁千禧最新科幻精品作

星际追杀



神秘武器



Science Fiction

莫仁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最新推荐
极品科幻

1247.5/1820:5

莫仁 著

基藏

星际追杀

⑤

之神秘武器

太白文艺出版社



10382417

莫仁著

星际

星际追杀:神秘武器

作者 莫仁

责任编辑:陈波

封面设计:周晓虎

※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0

字数:320 000字 印数 1-3 000册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05-194-5/T·161

全书12册定价:201.60元 每册定价:16.80元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人名、机构名、地名 专用词一览表

[人名] 凌锐 皇家飞船联队的军官,战斗特工。他受命于国政大会而飞往“航天—1”,拯救地球因污染和核灾难而即将发生的自毁。

他在地球上活动时的化名是李杰。

黑泽尔 联合情报机构的军官。负责“航天—1”和 451 处工作。他是凌锐的死对头,被其上司独孤望派到地球上破坏凌锐拯救地球的使命。他在“航天—1”上使用的化名有尼多思维奇、张强和卡尔坦。

独孤望 联合情报机构的头目。为了阻止国政大会发现他企图推翻联盟帝国的阴谋,派遣黑泽尔去破坏凌锐的使命。

雪儿女伯爵 杰特罗凌锐的情人。她在地球上的化名是荷温莉·乔伊·雪儿尔,有时又称乔伊小姐。

欧阳一飞 “航天—1”的本地人。主宰着该星球的能源、金融、政

府和毒品。

上官云霞小姐 欧阳一飞的私人医生。

少剑雄 黑泽尔找到的卡多尼尔细胞学家。他将监控器植入凌锐、雪儿女伯爵以及罗伯克大夫的体内,使黑泽尔能够监测他们的视听。

辛琪小姐 是一个女同性恋虐待狂,欧阳一飞的雇员,与陈瑞思

慕炙麟 在“航天—1”上活动的一名机构情报人员，独孤望派他和特伯一起协助黑泽尔破坏凌铠的使命。他的同伴特伯在跟踪西尔瓦时被杀害了。

易泽·埃普斯坦 金融专家、无政府主义者，被凌铠雇来建立和经营几家公司，以便为凌铠提供经济来源。

莱拉小姐 一个反核狂，也是一个放荡的女人。在帝国大学任教。她致力于让凌铠成绩不及格而退学，最终被雪儿女伯爵“制服”。

罗伯克大夫 “机构”中的医生，细胞学家，凌铠动身之前曾由他检查过。罗伯克推荐的基本地球食谱是啤酒和汉堡包。他以做一些荒诞不经之事为乐。后由黑泽尔带到地球上，进一步破坏凌铠的使命。

曾宇 E.D.U的公关先生，绰号是“快嘴疯子”。被肖莫翰雇来让凌铠“永垂不朽”的人。专门编造各种头条新闻，以拨弄是非。凌铠对曾宇的计划毫不知情。

段奇 曾经是夜总会歌手，后任凌铠在大西洋域拥有的“幸运发财娱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慕林 土耳其银行界的金融巨头，黑泽尔的基金管理者。

邦邦·瑞姆波波 前海军陆战队爆破专家，科利昂黑手党的成员，后成为凌铠的助手。他曾代替凌铠在帝国大学参加该学院的陆军后备军官训练团的课程学习。

斯珀克卡多尼尔耳目公司 （一家电子产品商店）的老板，后被黑泽尔杀害。其微型电子装置被后者盗走并植入凌铠、雪儿女伯爵和罗伯克大夫的体内。

尤今生 黑泽尔买来当小妾及佣人的肚皮“舞女”。

陈瑞思 辛琪小姐的同性恋妻子。

神童 曾宇给凌铠取的绰号。为了在没有取得凌铠同意的情况下对他做宣传，曾宇找了一个替身扮演李杰，凌铠对此一无所

未知。该“替身”名叫杰里·威斯特，獠牙凸齿，佩戴眼镜，与凌铠又极不相像。

肖莫翰 欧阳一飞最得力的律师。

艾哈迈德 黑泽尔在阿尔卡特基地的司机。

[机构名、地名]

“航天—1” 一颗被当地人称之为“地球”的行星。它被列入入侵日程表中，作为将来卡多尼尔国通向星系中心的途中停留点。

莫威 与“航天—1”相似的一个星国，凌铠和雪儿女伯爵的故乡，894M 民间传说即缘于此星。

星际“机构”设在卡多尼尔星上的秘密监狱。凌铠和雪儿女伯爵受禁于此。

尼日威尔 莫威行星上的一个省区，凌铠和雪儿女伯爵的故乡。

阿尔卡特 土耳其的一个城市，联合情报机构在那里有一个秘密山中基地。

伯坎提科 欧阳一飞的地产，位于纽约的黑历城。

卡多尼尔 130 行星联盟帝国的政府国。由皇帝通过国政大会统治。凌铠执行使命时，它的皇帝是崇高者克林。帝国迄今已有 12.5 万年的历史。

皇家飞船联队 卡多尼尔国的精英太空战斗部队，凌铠的上级单位。“机构”对它很蔑视。

国政大会 卡多尼尔国的统治组织。为了保证“入侵日程表”得以实施，它下令凌铠出使“航天—1”，执行拯救地球的使命，以免其自毁。

多国组织 易泽·埃普斯坦为了经营凌铠的公司而建立的保护组织。它位于帝国大厦里。

联合情报机构 简称“机构”，卡多尼尔国的秘密警察机构，由独孤望领导，其成员都是些罪犯。

卡多尼尔耳目公司 卡多尼尔国的一家电子产品商店。黑泽尔把该店地下秘密仓库的尖端设备带到地球上,雪儿女伯爵又从中选取了部分设备带到美国去。

E.D.U.公司 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关公司。

章鱼石油公司 一家欧阳一飞的公司,控制世界的汽油。

一飞公司 代表欧阳一飞利益的律师事务所。

辛科人 卡多尼尔一家细胞学设备公司。

[专用词]

反应接收机 见监控器。

监控器 有时又称幻灯机,黑泽尔植入凌铠、雪儿女伯爵和罗伯克大夫体内的微型电子装置。黑泽尔用一种视听装置来监视他们的视听,其信号由黑泽尔携带的反应接收机接收。当他们位于黑泽尔 200 英里以外时,811 中转机自动打开,信号的接收范围可扩展至三万英里。

蓝色闪光 一种能使人昏迷的强烈的蓝色闪光。系卡多尼尔国飞船通常可能在可能有人类出现的地方登陆前使用的。

细胞学 卡多尼尔国的医学,能通过纤维的细胞再生修复肢体,甚至身体各部。

违规 触犯太空法规中第 a-36-544m 条款规定的行为。

催眠帽 一种用于对人实施催眠术的设备,使用时戴在头部。

入侵日程表 一份征服星系的时间表。卡多尼尔政府各部的计划和预算都必须服从于它。卡多尼尔国的祖先们在几十万年前制定了这份日程表,被联盟帝国奉为治国箴言,神圣而不可侵犯。

精神节育 由德尔伯特·约翰·洛克辛持资助的计划,宣扬同性恋以减少世界人口。

811 中转机 一种用来放大监控器中声像信号的装置。

第二十七部

1

接下来的几天是对我的普通教育，即作为一个强大的欧阳一飞集团的组织机构，有如一辆大吨位的重型卡车，能够轻易地拉走整个星球。我被这种气势所震慑，心里充满了敬慕之情。难怪独孤望下那么大功夫研究欧阳一飞！只要有可能，我处处做笔记，这样我就可以把它们发送回去以获得独孤望的好感。地球也许在技术方面有许多不足，尚显得原始，但是欧阳一飞组织机构却比外层空间的任何类似机构领先几光年。魔鬼一样狡诈的五行人终于创下了今天的局面：一份庞大的产业！整个星球都跟着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指挥棒转！太伟大了！与此相比，凌锐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家伙！我会狠狠地给他一击的！

这番普通教育始于我跨出欧阳一飞的自我崇拜地并回到皮斯小姐的办公室之时。

“你这个□□□！”她抬起那可爱的脑袋说，“都5点了，误了我去流产科！你可真□□□不着急不着慌！”

严格的纪律，紧张的时间表！这就是造就一个了不起的帝国的秘诀！

“解开你的□□□衬衫！”她一边命令我，一边穿上了外衣，戴上了帽子。她把抽屉翻了个遍，东西扔得到处都是。

“那个□□□印章去哪儿了！”

我解开了衬衫，好奇地观察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她终于在一块儿走了味儿的花生酱三明治下面找到了她要找的东西。用这种

方法收藏一枚秘密印章真是太精明了！

那是一个大圆盘字板模，有一个把儿和一个扳机。她把它拿上来，用一枚弄弯的回形针猛劲儿地拨动前面那些可以变换的字母。

我可以念出来她拼出的字是：欧阳一飞家族间谍。下面是日期和名字缩写字母的位置。多么能干啊！

她开始朝我走过来，速度之快，力气之大，确实让我吃惊了。她的手指按在扳机上。“你确信，”我说道，“间谍一词(spy)的结尾不是y而是i？”

“不许你对密码产生怀疑！”她厉声对我说，“你看那块灯光显示屏，”她指了一下墙上的一块发光板，“闪烁紫光并显示出12个点儿，这说明你是‘已经宣过誓的家族间谍。’这个时候你还怀疑它的正确性，小子，你会有多大出息！把你的□□□衬衫拉开！”

唉，此时我还能干什么？密码就密码。我把衬衫又往开拉了拉。

她把印章叭地一声使劲接到我裸着的胸上，抠动了扳机。
真疼！

她从桌子上抓起一把样子很奇怪的雕刻刀，呲牙裂嘴地十分专注地把雕刻刀猛推进我的胸膛，吃力地刻着，一定是在刻我姓名的首字母。刻完后，她往后走了几步，把雕刻刀挂在衣架钩上。

我低头看我的胸膛。

上面什么也没有！

可是，这可不是我该问的。我系上衣扣，开始朝长着钢牙门走去。

“不，不是，天啊！”她恼怒地说，“他们都回家了。走这个门！”接着她一边嘟囔着“新来的雇员不懂规矩”之类的话，一

边从一扇侧门走了出去。我跟着她走出去，可是她走得太快了，我立刻就被甩掉了。

我走进一条普通的办公楼走廊，与回家的人们走在一起。他们严守安排紧凑的时间表。我记下了他们脸上的紧张与焦虑。

我想也许应该向肖莫翰作个汇报，我穿过下班高峰时从一栋又一栋大楼里涌出的人群。多么热情的人潮啊！看到他们那么严格的按时间表行事真让人激动！

等我奋力穿过拥挤的人潮来到章鱼大厦时，它竟然紧锁着。

既然我现在已经是一名献身于欧阳一飞的雇员了，我意识到我应该兴奋地冲回家才对。我于是就这么干了。幸运的是，家离此并不远，那些保安人员早就拿走了我钱夹里的500美金，只留给我枪和联邦官员身份证。

洗完澡，除掉了抗菌剂留在身上的臭气，我在镜子前照了一会儿，想看见那个印章，可是那儿什么也没有。

我叫服务员来把作过抗菌处理的衣服拿走，他打电话给公共健康服务部，对方送来了一只特制的大衣箱。我从床垫里掏出一些钱，给了他5美元小费，他非常感激。

由于找不到尤今生，我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又看了会儿电视，然后心满意足地睡觉去了。

这可真是不寻常的一天，但我现在必须要保持精神饱满，头脑清醒，以便次日早上9点去向肖莫翰做汇报。

现在一切都开始运转起来。就是上帝也帮不了凌锐了！

2

9点整，我穿着一套崭新的西装，戴着阔边帽，整洁而漂亮地出现在肖莫翰先生的办公室前。

那儿一个人都没有。我在大厅里等了一会儿。

大约9点45分的时候，一个看门人来收拾房间，我跟着走了进去。我坐在等候室里。大约10点一队保安人员走了进来，想来是检查各办公室是否安全。他们没跟我说话。

大约10点30分第四助理接待员走了进来，关掉了防盗系统，打开他的防弹铁笼，坐下，开始读《赛马每日讯》。

11点的时候，我走近他。“我认为我应该去见肖莫翰先生。”

“可是，你向我诉什么苦呀？”他说，“运气不好就是运气不好。”他又低头读他的赛马小报。

12点，我听到客厅里一阵乱哄哄的声音，像是出了乱子！出于职业的敏感，我迅速冲了出去。一大群人正从各个办公室涌出来去吃午饭，我几乎被蜂拥的人群撞倒。于是，我也随大溜儿去吃午饭。

一点钟我走回来。第四助理接待员1点15分回来的。他厌恶地看了我一眼，走进他的笼子，按了一下电钮。

5个保安人员猛地冲了进来，手里持着枪。第四助理接待员指了指我。保安人员的枪便一齐转向我了。

“慢！”我喊道，“我叫尼多思维奇！我要见肖莫翰先生。”

其中的头儿问玻璃后面的第四助理接待员。“他是在通缉名单上吗？”

我很难看见正在发生的事，因为他们让我两手扶墙，两脚叉开。

我听见第四助理接待员说。“奇怪，他不在通缉名单上。”

我真不明白，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

“你那儿有一张名单，”那个头儿说，“那是要杀的人名单吗？”

“噢，噢，”第四助理接待员说，“这是肖莫翰写的一张条

子。”

他隔着玻璃冲我喊道：“嗨，你这个哑巴。你应该在 10 点钟到人事处去！你就不能把事情问清楚吗？你已经晚了！”

卫兵们把我推向一间办公室，上面写着：

人事处

他们把我扔到里面就离开了。一个女孩说：“你又不在于委内瑞拉的战斗队名单上。你来这儿干什么？你不知道那个政府会在下午 4 点被推翻？”这个消息确实引起了一场混乱。人事经理亲自跑出来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吼叫着说太嘈杂了，他都听不见他最喜欢的电台节目了。他把实际情况向他们进行了解释。委内瑞拉的工作已经转交给俄国人去办了。职员们因为自己尚不了解真情而显得很愧疚。

人事经理按了一下电钮，6 名保安员冲了进来。人事经理指着我说：“他使整个办公室陷入一片混乱！”他们抓住了我。

“等一下！”我尖叫道。他们把我的胳膊扭到背后，想把我抬起来扔出去。“我是雇员！是欧阳一飞本人刚刚让我签约的！”

他们把我一下子扔到地板中央。保安员的头儿说：“咱们打赌！”

人事经理说：“好！5 美元！”

保安员的头儿说：“好！扒开他的衬衫！”

他们动手了，扣子四处乱飞。

一个保安员拿出一盏样子奇特的灯，朝我胸膛上照，我低下头去看。

“欧阳一飞家族间谍”几个字闪着绿光，上面还有日期和姓名首字母。

“天啊，”保安员的头儿说，“你输了，斯罗相莫顿。”

“不，是你输了。”人事经理说。

他们各不相让地争吵起来。有人打电话给精神病科，一位精神病医生走了进来，告诉他们说他们全都输了，反应都过火了。他让他们每人付给对方5美元钱，然后，有点儿心不在焉地拿起钞票走了。

我发现那女孩正跟一个人事顾问呆在一个小房间里。她正在给计算机里的卡片打孔。这件工作冗长而乏味。她正在从我的联邦政府官员证件里找材料。

最后她把所有的卡片都装进计算机，接了一个键想把材料显示在屏幕上。什么也没发生，屏幕一片空白。

“这就对了，”她说，“你已经通过检查了。”

“等等，”我说，“计算机屏幕一直是空白。”

“当然了，”她说，“你不想暴露你的身份吧？”

我离开了那里。

肖莫翰先生的办公室门虚掩着。我推开它走了进去。

“你到底去哪儿了？”他说，“他们已经等了我们一个小时了！”

“我们冲了出去，跳上一辆出租车。”

事情终于要发生了！

3 美元女孩

我们的车朝前开着，一次又一次因塞车而受阻，肖莫翰先生看上去却始终非常平静，偶尔瞟我一眼。

终于，他开口了：“你对这个威斯特究竟了解多少？”

“当然不如你知道的多，”我撒谎道，“我只是看你很为难，帮你打个掩护而且。”没有必要因为我知道得太多而让肖莫翰伺机攻击我。

“嗯，”他沉吟道，“我不喜欢用这种方法处理这个威斯特的事情，尼多思维奇。通常是拐弯抹角地解决问题，但是这个情况有所不同，直接的打击看上去似乎更合适一些。”

我吓得浑身僵硬。我还没拿到密码盘呢。而且，我还不想在卡多尼尔的入侵中被炸成碎片。如果这个星球仍处于目前的状况，他们就会彻底消灭这个地球上所有生物，重建一个生态环境，将其开辟为殖民地。那些“所有生物”也包括我在内。

我该怎么办？有了。“周应波就不太走运。”我说。

这回轮到他浑身发僵了，而华尔街律师是非常善于掩盖他们感情的——如果他们也有感情的话。

“天啊！”他说，很震惊地看着我。接着他抑制不住好奇心问道：“那个□□□和你说过话？”

“不，”我说，“威斯特已经把他送到了北极。也许他现在只会谈北极熊了。”现在正是把他的注意力从我身上转移开的好时候。“正是威斯特拿走了那10万美金，而不是菲尔科拉。”

“天哪！”肖莫翰说。

“是的，”我愉快地说，“威斯特正在用你该得到的钱为他发明廉价燃料提供资金。”

“喂，我的天啊！”

“我知道，”我说，“你在想如果这件事传到欧阳一飞先生那儿，恐怕是凶多吉少。”

肖莫翰恐惧地盯着我。我还不如把话讲明白。

“但是，有一件事你能告诉我，”我说，“为什么欧阳一飞先生坚决反对有一个儿子？”

他的脸看上去就像发白的柿饼干地。

他终于说道：“他阳痿，不过是个窥淫狂，已经好多年不能过正常性生活了。”

“喂，好，好，肖莫翰先生，”我说，“咱们有话直说吧。在他的办公室里，我本来可以眼见你倒霉而不顾，却支持了你一把。现在你得承认那表示你能够信任我。而且你还可以继续信任我，不仅是在那件事上。”

“尼多思维奇，我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搞到这个情报的，但它确实是一条危险的情报。如果我再多告诉你一个字，就会失信于人，有悖于我的职业道德！到此为止！”

我们又碰上了两次交通堵塞。然后他看着我冷冷地一笑——嘴角轻轻地抽动了一下，眼睛闪着寒光。“尼多思维奇，我想了又想，终于得出了结论，你是我所见过的最狡猾，最泥诈的□□□之一。不，我再修改一下。你确实是我所见过的最狡猾，最诡诈的□□□。我认为我们的合作将会证明最高法院的调查结果公正合理的！”

“你呢，肖莫翰先生，是我有幸与之一起工作的最险恶，最善搞阴谋的□□□。”

我们怀着对彼此的敬慕庄严地握了握手。

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现在，”肖莫翰先生说，“让我们去毁掉这个威斯特，让他再也不能抬起头来！让我们排除一切上诉的干扰，一直到给他彻底定罪！”

我们怀着极大的热情下了车。

肖莫翰轻轻地抬了下手，指着我们周围那些气势宏伟，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这里是世界广告中心。我们要去一趟F. F. BO. 公司，它是全美最大的广告及公关公司。所有的话都由我来说。”

“E.D.U.？”我说，“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能快速连说几遍E.D.U而不打奔儿是测试一个广告员是否

合格的主要手段。这么说你也是知情人了。但是，我再重复一遍，所有的话都由我来说。既然我是律师，他们就不能因伪证罪或诬蔑罪拘留我。”

我们走进了一间宽敞豪华的门厅。金属制成的鱼在壁画上游着，好像是胭脂鱼。

电梯迅速上升，把我们带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没有椅子，人们无所事事地站着，一看就知道不是那儿的人，脸上一副受挫的样子。墙角有一个高高的防弹玻璃制成的带气眼的罩子，一个女孩坐在里面。屋子的墙是深红色的，上方有一个枪眼，我可以看见一把锯短了的滑膛枪的枪口和一只警惕的眼睛。屋里没有标记或指示文字。

肖莫翰从皮夹里拿出一张名片，按到防弹玻璃上。女孩儿往后缩了一下。

“我找涉外公共关系部副主任。”肖莫翰对她说。

女孩儿一把抓起电话，神经质地对着它大喊。她很快通过传声筒说道：“第50层，径直往上走，肖莫翰先生！”

屋里的人都畏缩地往后退，给我们闪开道路。

我们走进电梯，肖莫翰先生没动嘴唇，只是用嘴角说：“我不喜欢这种慢吞吞的反应。对他们这种集体拖延战术我了解得很清楚：这里出问题了。也许我们得逼供一番。把帽子拉到眼下边。现在，我一咳哎，你就显出一副态度强硬的架势。”

我一跺脚，你就把手伸到衣服里面，准备拔枪。明白了吗？”我开始逐渐了解这个有着集体专长的世界。我对他说我明白了。

肖莫翰突然补充道：“但绝对不能真拔出来或打死任何人。

痢I拥有他们投保的保险公司，我们不想付出赔偿金。让他们去求助于武力吧。这样保险契约就失效了。”

我们到了，走出电梯，看到一间漂亮的等候室。

两个穿着紧身衣，像是招待员的女孩，各持棍子的一端抬着一卷地毯。地毯是红色的。她们往后退着打开地毯，这样我们就能在上面朝前走了。

两个女花童，穿着轻薄的白纱裙，来回地跳着，优雅地把花从她们的花篮里撒到我们的路上。

一位小提琴手穿着匈牙利服装一路跟着我们，演奏着诱人的旋律。一个“我讨厌这些□□□广告俗套。”肖莫翰说。

“他们总这么做吗？”
“不，只对我这样。他们知道我讨厌这样。”

我们走进一间长长的大厅。两个年轻人吹了一声传令官的喇叭，然后用他们的喇叭搭成一个拱门。

一个女孩打扮成小羊羔的样子，很可爱地打开了扇门。上面写着：

J. P. 弗雷格兰特
副主任
对外公共关系部

办公室堆满了鲜花。

一个相当胖的男人穿着件猩红无尾礼服，一面鞠躬，一面搓着手。“我是J. P. 弗雷格兰特。肖莫翰先生，欢迎，欢迎，欢迎。”

3个女孩抬起她们天使一般的脸，在房间的另一端开始唱道：

热烈，欢迎，